

談美

——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

朱光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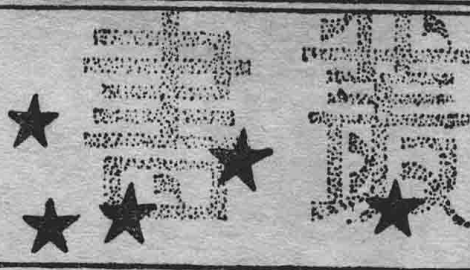
談 美

——給年青的第三十封信——

朱光潛 著



開明書店



民國廿一年十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四月七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青年叢書
“美談”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朱光潛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華山東路天津卅號
重慶西三街貴陽縣中馬路
桂林環湖北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證字第四六五三號

誌謝

這部稿子承朱自清、蕭石君、奚今吾三位朋友替我仔細校改過。我每在印成的文章上發見到自己不小心的地方就覺得頭痛，所以對他們特別感謝。

光潛。

「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王羲之

序

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藝理論的介紹各新雜誌上常常看見；就中自以關於文學的為主，別的偶然一現而已。同時各雜誌的插圖卻不斷地複印西洋名畫，不分時代，不論派別，大都憑編輯人或他們朋友的嗜好。也有選印雕像的，但比較少。他們有時給這些名作來一點兒說明，但不說明的時候多。青年們往往將雜誌當水火，當飯菜；他們從這裏得着美學的知識，正如從這裏得着許多別的知識一樣。他們也往往應用這點知識去欣賞，去批評別人的作品，去創造自己的。不少的詩文和繪畫就如此形成。但這種東鱗西爪積累起來的知識只是「雜拌兒」——還趕不上「雜拌兒」，因為「雜拌兒」總算應有盡有，而這種知識不然。應用起來自然是夠苦的，夠張羅的。

從這種凌亂的知識裏，得不着清清楚楚的美感觀念。徘徊於美感與快感之間，考據

批評與欣賞之間，自然美與藝術美之間，常時自己衝突，自己煩惱，而不知道怎樣去解那連環。又如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就像是難分難解的一對冤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一套天花亂墜的話。你有時樂意聽這一造的，有時樂意聽那一造的，好教你左右做人難！還有近年來習用的「主觀的」「客觀的」兩個名字，也不祇一回「纏夾二先生」。因此許多青年膩味了，索性一切不管，只抱着一條道理，「有文藝的嗜好就可以談文藝」。這是「以不了了之」，究竟「談」不出什麼來。留心文藝的青年，除這等難處外，怕更有一個切身的問題等着解決的。新文化是「外國的影響」，自然不錯；但說一般青年不留餘地的鄙棄舊的文學藝術，卻非真理。他們覺得單是舊的「注」「話」「評」「品」等不夠透徹，必須放在新的光裏看纔行。但他們的力量不夠應用新知識到舊材料上去，於是只好攔淺，並非他們願意如此。

這部小書便是幫助你走出這些迷路的。它讓你將那些雜牌軍隊改編為正式軍隊；裁汰冗弱，補充械彈，所謂「兵在精而不在多」。其次指給你一些簡截不遶彎的道路讓

你走上前去，不至於徬徨在大野裏，也不至於徬徨在牛角尖裏。其次它告訴你怎樣在咱們的舊環境中應用新戰術；它自然只能給你一兩個例子看，讓你可以舉一反三。它矯正你的錯誤，針砭你的缺失，鼓勵你走向前去。作者是你的熟人，他曾寫給你十二封信；他的態度的親切和談話的風趣，你是不會忘記的。在這書裏，他的希望是很大的，他說：

「悠悠的過去祇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們所以還能認識出來這漆黑的天空者，全靠思想家 and 藝術家所散佈的幾點星光。朋友，讓我們珍重這幾點星光！讓我們也努力散佈幾點星光去照耀和那過去一般漆黑的未來。」（第一章）

這卻不是大而無當，遠不可幾的例話；他散佈希望，在每一個心裏，讓你相信你能做的比你所能做的多。他告訴你美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一半在物，一半在你，在你的手裏，「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纔行。讀者的想像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牠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第九章）「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即景可以生情，因情也可以生景。」

所以詩是做不盡的。……詩是生命的表現。說詩已經做窮了，就不啻說生命已到了末日。」（第十一章）這便是「欣賞之中都寓有創造，創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賞」（第九章）是精粹的理解，同時結結實實的鼓勵你。

孟實先生還寫了一部大書，文藝心理學。但這本小冊子並非節略，它自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有些處是那部大書所不詳的，有些是那裏面沒有的。——「人生的藝術化」一章是著明的例子；這是孟實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論。他分人生為廣狹兩義：藝術雖與「實際人生」有距離，與「整個人生」卻並無隔閡；「因為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離開藝術也便無所謂人生；因為凡是創造和欣賞都是藝術的活動。」他說，「生活上的藝術家也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又引西方哲人之說，「至高的美在無所為而為的玩索，」以為這「還是一種美。」又說，「一切哲學系統也都祇能當作藝術作品去看。」又說，「真理在離開實用而成為情趣中心時，就已經是美感的對象……所以科學的活動也還是一種

藝術的活動。」這樣真善美便成了三位一體了。孟實先生引讀者由藝術走入人生，又將人生納入藝術之中。這種「宏遠的眼界和豁達的胸襟」值得學者深思。文藝理論當有以觀其會通局於一方一隅，是不會有真知灼見的。

朱自清，
二十一年四月，倫敦。

目錄

1

朱自清先生序·····	一
開場話·····	一
一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五
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二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一四
藝術和實際人生的距離	
三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二四
宇宙的人情化	
四 希臘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鮮麗的英國姑娘·····	三三
美感與快感	

五 「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四〇

美感與聯想

六 「靈魂在傑作中的冒險」……………四八

考證批評與欣賞

七 「情人眼底出西施」……………五七

美與自然

八 「依樣畫葫蘆」……………六六

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錯誤

九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七六

藝術與遊戲

十 空中樓閣……………八五

創造的想像

十一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九三
----------------------	----

創造與情感

十二 「從心所欲，不踰矩」	一〇一
---------------------	-----

創造與格律

十三 「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	一〇九
-------------------------------	-----

創造與摹倣

十四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一二七
------------------------	-----

天才與靈感

十五 「慢慢走，欣賞啊！」	一二六
---------------------	-----

人生的藝術化

開場話

朋友，

從寫十二封信給你之後，我已經歇三年沒有和你通消息了。你也許怪我疏懶，也許忘記幾年前的一位老友了，但是我仍是時時掛念你。在這幾年之內，國內經過許多不幸的事變，刺耳痛心的新聞不斷的傳到我這裏來。聽說我的青年朋友之中，有些人已遭慘死，有些人已因天災人禍而廢學，有些人已經擁有高官厚祿或是正在「忙」高官厚祿。這些消息使我比聽到日本出兵東三省和轟炸淞滬時更傷心。在這種時候，我總是提心弔膽的念着你。你還是在慘死者之列呢？還是已經由黨而官，奔走於大人先生之門而洋洋自得呢？

在這些提心弔膽的時候，我常想寫點什麼寄慰你。我本有許多話要說而終於緘默到現在者，也並非完全由於疏懶。在我的腦際盤旋的實際問題都很複雜錯亂，牠們所引起的感想也因而複雜錯亂。現在青年不應該再有複雜錯亂的心境了。他們所需要的不是一盆八寶飯而是一帖清涼散。想來想去，我決定來和你講美。

講美！這話太突如其來了！在這個危急存亡的年頭，我還有心肝來「談風月」麼？是的，我現在講美，正因為時機實在是太緊迫了。朋友，你知道，我是一個舊時代的人，流落在這紛紜擾攘的新時代裏面，雖然也出過一番力來領略新時代的思想和情趣，仍然不免抱有許多舊時代的信仰。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於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尙較純潔的企求。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生美化。

人要有出世的精神纔可以做入世的事業。現世祇是一個密密無縫的利害網，一般

人不能跳脫這個圈套，所以轉來轉去，仍是被利害兩個大字繫住。在利害關係方面，人己最不容易調協，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詐凌虐劫奪種種罪孽都種根於此。美感的世界純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關係而獨立。在創造或是欣賞藝術時，人都是從有利害關係的實用世界搬家到絕無利害關係的理想世界裏去。藝術的活動是「無所爲而爲」的。我以為無論是講學問或是做事業的人都要抱有一副「無所爲而爲」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學問事業當作一件藝術品看待，祇求滿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於利害得失，纔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偉大的事業都出於宏遠的眼界和豁達的胸襟。如果這兩層不講究，社會上多一個講政治經濟的人，便是多一個藉黨忙官的人；這種人愈多，社會愈趨於腐濁。現在一般藉黨忙官的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以及冒牌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所給人的印象祇要一句話就說盡了——「俗不可耐」。

人心之壞，由於「未能免俗」。什麼叫做「俗」？這無非是像蛆鑽糞似的求溫飽，不能以「無所爲而爲」的精神作高的純潔的企求。總而言之，「俗」無非是缺乏美感的。

在這封信裏我祇有一個很單純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免俗」。這事本來關係各人的性分，不易以言語曉喻，我自己也還是一個「未能免俗」的人，但是我時常領略到能免俗的趣味，這大半是在玩味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的時候。我能領略到這種趣味，自信頗得力於美學的研究。在這封信裏我就想把這一點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之後，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的時候，比較從前感覺到較濃厚的趣味，懂得像什麼樣的經驗纔是美感的，然後再以美感的態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願就算達到了。

在寫這封信之前，我曾經費過一年的光陰寫了一部文藝心理學。這裏所說的話大半在那裏已經說過，我何必又多此一舉呢？在那部書裏我向專門研究美學的人說話，免不了引經據典，帶有幾分掉書囊的氣味；在這裏我祇是向一位親密的朋友隨便談談，竭力求明白曉暢。在寫文藝心理學時，我要先看幾十部書纔敢下筆寫一章；在寫這封信時，